

Jiang Xi JiaoYu Chu Ban She

• 陈昌仪 著

# 方言概要

• 江西教育出版社 •

GanFangYan  
GaiYao

• 陈昌仪 著

# 赣方言概要

• 江西教育出版社 •

# 赣 方 言 概 要

陈昌仪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老贡院八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30万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195

ISBN 7—5392—1078—8 / H · 11 定价：5.40元

## 前 言

本书从积累资料到成书历时30年，可以说凝结着笔者大半辈子的心血。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使我从喜爱文学转为喜爱语言。

有几件事促成我把方言调查坚持下去而且把视点集中在赣方言上：

其一，1961年春天进修结业回校时，导师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词汇》即将出版，正进入最后核对、校对阶段，给我寄来了一批记南昌市话的词条，限在短时间内完成，必须立即全力以赴，广泛接触南昌市话。

其二，我的进修结业论文《普宁方言》导师比较满意，催我从速修改补充，正在这时我看到了李永明同志已经问世的《潮州方言》，发现我的书稿与该书内容大同小异。普宁与潮安相隔不远，词汇语法特征基本一致，语音系统也大致相同，何况我已远离家乡，离开了赖以深入调查研究的丰饶土壤。于是我决定把视线转向准备为之奋斗一生的第二故乡——江西。

其三，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高校特别强调辅导课，每授完一次课当天或第二天的晚自修就得下班辅导。从六〇届起中文系一连四个年级的语音课都由我担任。下班辅导使我有机会接触全省方音，为了纠正方音又促使我不断地去捉摸各地不同的发音特点。丰富的感性认识使我对赣方言的复杂性、多元性有初步的了解，都昌、萍乡、永新、泰和、抚州、宜春、余干等方言点所显露出来的种种特色，使我着了迷。当时虽然刚刚接触，远没有揭开其奥秘，但我已经预感到赣方言是个富矿，一个色彩斑斓的宝藏，进行赣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大有用武之地。

其四，进修期间听了唐作藩先生的“汉语史”，细读了王力

先生的“汉语史稿”，又有机会接触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感到王先生的“汉语史稿”有些地方论据多少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联系起自己的方言，感到运用方言的活材料有些问题似乎可以看得更清楚。赵元任先生有一段名言：“原则上大概看得见的差别，往往也代表着历史演变的阶段。所以横里头的差别，往往就代表竖里头的差别。”<sup>①</sup>赵先生的这段话虽然有以偏概全和绝对化之嫌，但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方言确实是语言的活化石。挖掘活化石的工作做得越彻底，活化石越丰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汉语史”就越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也就越具科学性。我决定用江西的“活化石”为科学汉语史大厦的重建献出富有特色的砖瓦。

从此，我与江西方言特别是赣方言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欲罢不能。

“文革”前的五年，我利用给学生辅导的机会，也利用部分节假日，对学生进行初步调查。参加“社教”时也冒着挨批挨整的危险背地里记录一些语音、词汇材料。这五年到当地接触实际方言仅限于萍乡市（爱人在萍乡工作，寒暑假在萍乡度过）、宜春的彬江、临川县的湖西（罗常培《临川音系》发音人之一的家乡；这两处均为社教地点）和弋阳的曹溪（支农地点）。但这段时间调查所得的资料在十年浩劫中大都化为乌有。方言资料虽说自己调查的，但一盒盒的卡片却是系里提供的，下放时不敢带走，江大复办回校时，理所当然地毫无踪影；其余的大部分资料在多次抄家中也不知去向。不过，已调查的各个代表点的突出特点已在脑海里刻下深深的印记，这给我以后的进一步调查提供了大量线索。1973年到1975年，借开门办学之机，我接触了宜春地区、上饶地区、九江地区的大部分市县，又偷偷地重新积累点滴

---

<sup>①</sup>赵元任《语言问题·方言跟标准语》

材料。

如果说，从1964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的点滴调查是“地下”、“半地下”活动的话，那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现在的15年间，就是一种堂堂正正的公开的合法的活动了。七七、七八、七九三个年级大龄学生较多，进修班的学生年龄更大，这给我的面上的调查提供了许多方便。1977年到1986年的十年间，我差不多用上了全部的节假日，对江西方言作了全面的调查，积累了全省八十多个市县较为完整的方言材料。但青年层与老年层毕竟有区别，普通话对青年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1980年起到1989年止，得到本教研室同志的支持，我用半年集中上课半年轮空的办法，到赣方言的主要代表点对老年层作较为深入的调查。宜春、新建、余干、都昌、景德镇、抚州、南城等代表点的调查工作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省内赣方言的市县共六十几个，虽然其中的绝大部分都亲自调查过，但限于时间和精力，并非每个代表点都到当地去，发音人也并非都是老年层；虽然历时三十年，而且不敢偷懒，但毕竟不是脱产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教学任务一直十分繁重，而且积累资料时间虽长，实际动笔成书的时间却只有短短的四个月，何况除了时间精力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水平、能力问题，因而粗疏、遗漏、片面以及错误定然不少，敬请专家、同行多多指正。

本书能同读者见面，首先要衷心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在经济杠杆决定着企业存亡的今天，他们的大力支持更使我感激不已。

本书的完成与其说是我的劳作，无宁说是我和众多的发音合作人的共同心血。我要特别感谢下列的发音人：余干县的张永丰、吴福春、王显怀、洪勋，抚州市和临川县的陈金根、李松柏、李志高、周泉山，宜春市和宜春县的易汀洲、谢友兰、易名瑜，南昌市的胡彬陶、万学武，新建县的程忠信、唐铭发、夏

延和，景德镇的徐光辉、陈云龙，都昌县的胡茂生，宜丰县的卢浩、胡俏梅，高安县的熊琳，峡江县的孔弘，吉安县的彭培述，武宁县的汪洲，湖口县的骆驭平，感谢他们的真诚合作和大力协助。

此外还要衷心感谢江西大学中文系和其他系科的历届所有发音合作人，这些同学都为本书出了大力。

笔 者

1990年12月20日

# 目 录

## 前言

|                       |        |
|-----------------------|--------|
| 第一章 赣方言概说             | ( 1 )  |
| 一 赣语区的人文地理            | ( 1 )  |
| 二 赣方言的形成              | ( 2 )  |
| 三 赣方言的共同特征及其较为独特的语言现象 | ( 10 ) |
| 第二章 语音                | ( 17 ) |
| 第一节 赣方言的分区            | ( 17 ) |
| 一 南昌片                 | ( 17 ) |
| 二 余干片                 | ( 26 ) |
| 三 抚州片                 | ( 32 ) |
| 四 吉安片                 | ( 40 ) |
| 五 宜春片                 | ( 46 ) |
| 第二节 赣方言主要代表点的声韵调      | ( 52 ) |
| 一 南昌市话声韵调             | ( 52 ) |
| 二 都昌土塘话声韵调            | ( 54 ) |
| 三 新建望城话声韵调            | ( 56 ) |
| 四 泉口话声韵调              | ( 59 ) |
| 五 宜春市话声韵调             | ( 61 ) |
| 六 宜丰县话声韵调             | ( 63 ) |
| 七 高安县话声韵调             | ( 65 ) |
| 八 峡江县话声韵调             | ( 67 ) |
| 九 抚州市话声韵调             | ( 68 ) |
| 十 南城县话声韵调             | ( 71 ) |
| 十一 余干县话声韵调            | ( 74 ) |



|     |                      |       |
|-----|----------------------|-------|
| 十二  | 铅山县话声韵调              | (76)  |
| 十三  | 景德镇话声韵调              | (78)  |
| 第三节 | 赣方言代表点同音字汇           | (79)  |
| 一   | 余干话同音字汇              | (80)  |
| 二   | 宜春市话同音字汇             | (106) |
| 三   | 都昌土塘话同音字汇            | (136) |
| 四   | 抚州市话同音字汇             | (165) |
| 五   | 南城话同音字汇              | (190) |
| 第四节 | 赣语区人民学普通话的主要规律       | (215) |
| 一   | 现状                   | (215) |
| 二   | 不同对象不同要求             | (216) |
| 三   | 分两步走                 | (216) |
| 四   | 学普通话的主要规律            | (223) |
| 第三章 | 词汇                   | (237) |
| 第一节 | 赣方言词汇的基本特点及其内部分歧     | (237) |
| 一   | 不同历史层次的活化石           | (237) |
| 二   | 特殊词语                 | (240) |
| 第二节 | 赣方言词语举隅              |       |
|     | ——十三个代表点方言词条比较       | (247) |
| 第四章 | 语法举隅                 | (350) |
| 一   | 名词常见的前缀和后缀           | (350) |
| 二   | 亲属称谓的特色              | (354) |
| 三   | 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            | (356) |
| 四   | 兼表程度而又习惯搭配的偏正式形容词    | (360) |
| 五   | 蕴含感情色彩的概数表示法         | (363) |
| 六   | 使动词组                 | (364) |
| 七   | 表家禽家畜性别的语素及其语序       | (365) |
| 八   | 表时间、重复、程度和强调语气的副词的语序 | (365) |

|    |                        |       |
|----|------------------------|-------|
| 九  | 双宾语的语序·····            | (367) |
| 十  | 句子、词组中表“可能”的词语的语序····· | (367) |
| 十一 | “等下着”和“一人一下过”·····     | (369) |
| 十二 | 省略·····                | (369) |

## 第五章 语音、词汇、语法综合举例 ——方言故事·····(372)

|                             |       |
|-----------------------------|-------|
| 1、《槐树将军》余干话,张永丰讲述·····      | (372) |
| 2、《巧斗孙都司》余干话,王显怀讲述·····     | (374) |
| 3、《黄巢岗的由来》抚州市话,李松柏、陈金根讲述··· | (379) |
| 4、《文昌桥个故事》抚州市话,李松柏、陈金根讲述··· | (382) |
| 5、《蟠龙山》宜春市话,易汀洲讲述·····      | (384) |
| 附图一 江西省赣语分片图·····           | (391) |
| 附图二 江西省汉语方言分区图·····         | (392) |

# 第一章 赣方言概说

## 一 赣语区的人文地理

近四十年来，江西先后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达三百余处。其中属于旧石器晚期的一处，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六十一处<sup>①</sup>。万年县仙人洞下层的文物表明，早在数万年前，江西这块地方就有人类居住了。它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其他地方的古代原始先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新石器时期六十一处中的五十九处分布在南昌市、清江、进贤、修水、武宁、波阳、万年、高安、奉新、万载、萍乡、临川、景德镇、永丰、婺源，九江县等十六个市县。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鄱阳湖——赣江中下游地区。它说明鄱阳湖——赣江流域与祖国其他开发较早的地区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化。清江吴城地处鄱阳湖——赣江流域的中心地带，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地区的交通要道。青铜器时代的清江吴城文化是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产物，属中原文化类型<sup>②</sup>。就全国范围来说，出土发现商周时期使用石范铸造青铜器的地点寥寥无几。全国出土资料表明，到目前为止，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最多、使用最广、品种最多的恐怕要首推吴城遗址。从出土的大量石范及伴有炼渣木炭看，当地使用的青铜器是就地铸造，并非从中原带来。这说明早在商代，鄱阳湖——赣江流域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开发，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比较高的水

---

<sup>①</sup>彭适凡《江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述》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4期。<sup>②</sup>李家和《从吴城遗址看江南的高代文化》江西师大学报1980年4期。

平。

传说远古时代，江西曾有过古干越国和古艾国。传说中的干越国春秋时为吴所灭，其中心地带说法不一，有认为在今苏南宁镇地区的，有认为在今余干一带的<sup>①</sup>。但不论其中心地带在何处，西汉时的余干县地为原干越国版图则是较为一致的看法。余干县东山岭上至今仍有“干越亭”。传说中的艾国在今修水、武宁一带，后被楚国吞并。艾国的旧域修水从汉到陈一直叫艾县。远古时代的这两个小国存在不存在，这里不拟讨论，但赣语区在远古时代早有土著、百越聚居，却是毋庸置疑的。赣方言中的底层可资佐证。

## 二 赣方言的形成

春秋时代，赣中赣北地区的地方志在标明地理位置时，一般都用“吴头楚尾”概括，今赣语区的方言和风俗也可找到吴楚文化的沉积。

赣语作为汉语方言的独立分支在西汉时期尚未形成。扬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及汉代的其他典籍都没有把赣语或以赣语的某一地点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单独提到或间接提到。当然，扬雄、许慎涉及的方言限于方言词汇，地域也以中原地带为主，而且比较笼统，不可能对当时的方言作科学的分区。但从基本上没有涉及来看，赣语在西汉及在东汉前期尚未成为有别于吴楚的独立分支是可以肯定的。

赣方言在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较为一致的看法。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丰富资料，笔者有新的设想。愿抛砖引玉，请专家及同

---

①《何光岳《干越的来源和迁徙》《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1期、刘美松《试论江西古越族的几个问题》“百越民族史论文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

行斧正。

在探讨赣方言形成之前让我们先看两个史料。

其一，县的设置。汉高祖四年立黥布为淮南王，九江为淮南国，豫章郡下设十八个县，它们是南昌、庐陵、彭泽、鄱阳、历陵、余汗、新干、南城、建城、宜春、海昏、鄡阳、安平、艾、柴桑、于都、南野、赣<sup>①</sup>。其中属今赣语区的十四个县。东汉设置二十一个县<sup>②</sup>。新增的石阳、临汝、建昌，都属今赣语区。汉代县域辽阔，有的县“俨然与大国比”（《余干县志》），实际覆盖面积，几乎是今赣语区的全部。

其二，清代以前户数人口的变化。

汉代西汉豫章郡户67,462

口351,965 《汉书地理志》

东汉 户400,496

口1,668,960 《后汉书补郡国志》

上下两百年，户数纯增四倍多，人口纯增近四倍。

晋代江西户63,200 《晋书地理志》

隋代 户77,039 《隋书地理志》

从三国到隋近四百年间，由于战乱，灾荒江西人口锐减。

唐代旧户 69,240 口 319,056

天宝户 258,594 口 1,546,256 《新唐书地理志》

从武德到天宝一百多年户数纯增近三倍，人口纯增近四倍。

宋代江西户1,704,182 口4,459,547 《宋史地理志》

从唐天宝到宋代四五百年间，户数纯增六倍，人口纯增十三倍多。

元代江西户1,954,311

口9,651,036 《元史地理志》

---

①《江西通志》 ②《江西通志》

从宋到元近百年，户数纯增25万，人口纯增520万。

明代洪武26年江西户1,553,923 口8,982,482

弘治4年 户1,363,629 口6,549,800

万历6年 户1,341,500 口5,859,026

从洪武二十六年到万历六年的一百八十五年间，户数减少二十一万多户，人口减少三百一十二万多人。

汉代到清初，江西人口激增数次。第一次在汉代，第二次在唐代，第三四次分别在宋代和元代。第一次经历了两百多年，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仍可看成人口的自然增长，其中也有中原移民，但并不是主要的。这是随着县的设置和中原人的涌入，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在长期战乱之后进入休养生息时期的自然增长。与第一次相比，后三次有着共同的特点，主要是外来因素。两汉县的设置在赣语形成的第一阶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原人第一次大批涌入，促使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中原汉语与土著语言的融合。这一融合过程大约到东汉末期才完成。这大概就是具有特色的原始赣语没能引起扬雄的关注，没能在《方言》中得到应有的反映的原因。后三次，客家先人的大迁徙对赣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赣语再次经历了中原文化、语言与土著文化、语言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在宋元之际完成。

把赣语的形成划分为两个阶段，下面的几个事实就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其一，余干、宜春、永新、宁冈梗摄的两种白读音分属不同的历史层次。赣语梗摄阳声韵读音<sup>①</sup>有两种情况，一种无文白异读，一种有文白异读，前者如余江农村和铅山、横峰、贵溪。后者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文读为[en in ən]，白读为[aŋ iaŋ uaŋ]如南昌、新建、抚州、吉水、泰和、靖安、垦子等，或者文

<sup>①</sup>入声韵也如此，为了简明，这里不涉及入声。

读为[ē i]白读为[ā iā uā]、[āi iāi]如万安、莲花等，白读只有一个层次；另一种，文白有两个层次，文读（1）为[en in ən]或[en in]白读（1）为[aŋ iaŋ uaŋ]文读（2）为[in]或[iŋ]白读（2）为[en]或[en]如余干、宜春市，或者文读（1）为[ē i]白读（1）为[ā iā uā]，文读（2）为[i]白读（2）为[ē iē]如永新、宁冈。

例如余干“领”“影”的白读音分别为[liɑŋ<sup>213</sup> iaŋ<sup>213</sup>]、“饼”、“请”的白读音则分别为[peŋ<sup>218</sup> ts'eq<sup>213</sup>]；宜春市同一个字有不同的白读音，例如“行”有四种读音，在“品行”、“行为”、“行动”中读[in<sup>33</sup>]在“银行”、“排行”中读[hoŋ<sup>88</sup>]，在“行路”“学行”中读[haŋ<sup>88</sup>]在“出行”中读[heŋ<sup>88</sup>]，后两种为白读。

其他韵摄中也有类似的例子。余干的“尿”有[si<sup>33</sup>]、[ŋieu<sup>18</sup>]两个读音，“屙尿”解小便读[uo<sup>88</sup> ŋieu<sup>18</sup>]，只适用于成人，读为[uo<sup>88</sup> si<sup>88</sup>]则只适用于幼儿；在“泼尿”用稀释的尿施肥“尿桶”挑粪肥的木桶“撒尿婆”晋语，责骂尿床的孩子，不分性别中读为[si<sup>33</sup>]，而在“撒尿”遗尿、尿床中只能读为[ŋieu<sup>18</sup>]。

上述同一个韵摄或同一个字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白读音，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层次。谁先谁后可从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中得出结论。梗摄阳声韵白读为[aŋ、iaŋ、uaŋ]的，大约代表两宋及宋元之间中原汉语的读音，来源于客家话。这是客家第三次大迁移大批涌入赣语区，给赣语留下的印记之一。客家话梗摄阳声韵的白读音到现在一般仍读为[aŋ iaŋ uaŋ]。梗摄阳声韵字无白读音或白读音为[en en ē iē]的，代表着更早期的原始赣语的读音。余干在汉代建县时县域辽阔，现在的余江、贵溪、铅山、横峰、乐平、弋阳等七县汉代都是余干的版图，除弋阳在汉末析出置县以外，其余六县都是唐代以后才析出置县的。梗摄阳声韵只读[en in]不读[aŋ iaŋ uaŋ]的余江农村，贵溪、铅山、横峰从余

干析出的时间分别为唐代、南唐、宋代和明代。这正好说明[en in]是固有的,[aŋ iaŋ uaŋ]是后起的。余干县本身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在余干话的八个片中,五个片读法与县城一致,只有接近南昌新建的瑞洪片,接近东乡的社庚片和接近万年的古埠片梗摄阳声韵的白读音才一律读[aŋ iaŋ uaŋ],不读[en],而与之毗邻的南昌、新建、东乡、万年的梗摄阳声韵白读恰恰是[aŋ iaŋ uaŋ]不读[en]或[en]。可见[aŋ iaŋ uaŋ]是后起的,外来的,[en][en]是固有的。分析余干镇话不同年龄层次的读音也可得到同样的结论。中老年人读音比较固定,如上所述,而青年人,特别是跑买卖的生意人,梗摄读[aŋ iaŋ uaŋ]的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据江西地方志记载,赣语区的主要大姓,相当一部分是汉代从中原地区迁来的。以宜春为例,全县人口最多的大姓是“易”“刘”、“彭”、“袁”、“李”,而以“易”姓居首位。易姓先民就是西汉镇南王率兵来建县时的官兵及其眷属,来自今山西省。刘姓是长沙王侄子刘成的后裔,来自今陕西,时间也在西汉。彭姓祖先彭构云是位高士,在王莽篡位时来宜春隐居,东汉王朝一再请他出仕,没有应诺,后用“蒲轮车”把他接到京师,但当了几年京官,又辞官回宜春过隐居生活。“诏君乡”这个村庄据传就是为纪念这件事而命名的。袁姓先人袁京在三国时迁入。李姓先人是李渊后裔,唐代迁入。宜春、分宜、萍乡、万载四县不仅历史上同属一个行政单位、先民来源也大致相同,几个大姓也多属一个宗族。

宜春“行”的两个白读音与余干一样,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层次。说明同一个问题。

其二,湖南、湖北的赣语片是江西向两湖移民造成的,从五代开始明代达到高峰。五代到宋元期间,江西中部西部和北部向外移民是因为本地开发程度较高,田无旷土,民有闲人,需向外发展,这一时期的迁移是正常的,对迁徙者来说,是主动的自愿。



的。明代则稍有不同，江西明代的移民，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赋税过重且不合理，与前期的迁徙相比多少含有被迫逃亡的性质。

隋唐以后封建王朝的经济重心南移，江西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人口激增，经济繁荣，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财赋基地。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江西都是赋税大户。据史料记载，清代江西每年额征漕粮五十七万石，仅次于江苏、浙江，在有漕粮的八省中居第三位<sup>①</sup>。清承明制，明代江西的赋税十分繁重而且极不合理。明代的江西先人由于承受不了超额的不合理的赋税，成批逃亡，近的逃入两湖，远的到达四川、贵州和广西。从洪武二十六年到万历六年江西人口共减少三百一十二万，袁州所属四县减少四十多万<sup>②</sup>。袁州、吉州的逃亡者主要进入湖南，南昌的逃亡者有进入湖南的，也有进入湖北的，鄱阳湖地区的逃亡者主要进入湖北。

值得注意的是赣语先民进入两湖时间上下五六百年，所操方言内部仍有较大的一致性，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方言，包括客家方言在内的一些特点。湖南赣语片的新化和湘阴深入到湘语腹地且迁入时间较早，更为典型。新化的赣语先民迁入时间集中在北宋，湘阴的赣语先民迁入时间集中在五代和明代，而以五代为最<sup>③</sup>。

到目前为止，论及赣语形成的专著主要有三部。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概要》没有明确谈到形成的时间，只指出客语对赣语形成的影响；罗常培先生在《临川音系》中提到：“我颇疑心

---

<sup>①</sup>戴鞍钢《清代江西漕政述略》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3期。 <sup>②</sup>《江西通志》

<sup>③</sup>周振鹤、游汝杰《湖南省方言分区及其历史背景》“方言”1985年4期。